

思慮似非本旨思不出位便是度不越履如兼山然
靜而止也周子曰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
也爲不止矣蓋言有所作爲便是出位致吾良知之
天則於事事物物之間已是引之而去其去出位一
間耳

龍溪云告子先孟子不動心不可全謂不知所養却是
二乘禪定之學不得_於勿求於心是外境使不入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出不入則心自定故
能不動告子以是求心於內的學洛村以此爲義襲恐
不足以服告子之心但告子分了內外我心性是

善惡的外邊一切輕重長短自有一定之義隨物付之
而已猶彼白彼長而我長之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長
於我也孟子却是我長之白之爲義義由中出如輕
重長短由我權度而知合內外之學也公以五伯爲義
襲與今時所論格物之學相類若在物上求正謂之襲
義可也若曰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則固由中之學
也安可槩而例之也哉

格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謂是爲由中之學
是也但尊兄之意猶自看得歸於正三字在物上如
曰致吾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之間而事事物物

各得其理雖不言內外出入實則有內外出入也與何思何慮尚隔幾重公案權度既陳則輕重長短自見而非求權度於輕重長短也告子是個求心的學却認得心體是個死殺的故以義爲外從頭便要做個不動的工夫與克養積盛致然不動者別是一個機軸故謂告子爲全不知所養不可謂得其所養亦不可

龍溪云洛兄謂分得本體之與心其本體之屬立言本未瑩不惹不聞只是半然其然也此是心之功也雖隱微然却莫見莫顯體乎物而不遺寂而感

之不能離乎物也故曰微之屬誠之不可掩誠則一矣若寂與感相對便是二法非所謂致一也

寂雖隱微然却莫見莫顯體乎物而不遺寂而感也言寂之不能離乎感也何幸而得聞此語早聞此語安得有許多煩聒致左右費詞也寂爲躁君靜爲動根若與感作對便是無君便是撥其根大亂之道也龍溪云物是感應之迹寂是感應之體寂感本是一體感處正是做却歸寂工夫若謂感上無工夫纔說格物以致其知縱使矜持到十分恰好處縱是義襲則有所未解也格物是良知正感正應一循天則之自然正所謂

順應非矜持也物得其則之謂格非物上求正也故曰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此可以
窺師門之旨矣

物上求正明是義襲而曰有所未解先入主之也若
能復却良知本體則其感應自是循天則今人喪失
良知本體何啻十七而以一反便得爲真體便是感
應之正先師作尊經閣記有富家子孫不務守視享
用其產業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
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物來順應不有
太公之體爲之主而曰順應甘襲取也格其心之

數語信是先師之言豈無別說可証而乃從從執此
爲著龜說法謗佛頌兄少降前曰不睹不聞即是寂
戒慎恐懼即是守寂之功莫見莫顯言寂不離乎感
也鄙蓋嘆服今又曰寂感一體感處正是做却寂的
工夫却又倒提了葫蘆若云歸寂正是做那通感的
工夫始與前論相符

龍溪云大學全功只在止至善一語止至善之則只在
致知二字而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先師教人嘗曰至善
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
爲善去惡是格物蓋緣學者根器不同故用功有難易

有從心體上立基者有從意根上立基者從心體上立
基心便是個至善無惡的心意便是至善無惡的意便
是致了至善無惡的知格了至善無惡的物從意根上
立基意是個有善有惡的意知便是有善有惡的知物
便是有善有惡的物而心亦不能無不善之雜矣故湏
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雖其用功有難易之殊而要
之復其至善之體則一而已公以知止爲致知以慮爲
格物定靜之慮即是何思何慮所謂一致而百慮也但
謂纔屬於感便以爲電光波影與物輪迴無端拱清
之時未免將寂與感作對法端拱擘椀將淪入於寂

與絳綸無所倚之學未免有毫釐之辯不可不察也

大學全功只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格其
心之不正以全吾本體之正錄中所載與公等格物
之說不同寂者感之主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語意輕重本自明白今乃謂寂無功夫而求寂
於感謂是爲電光波影與物輪迴非過也知止而定靜
安慮已是提出知止爲學問大頭腦安得與感作對
端拱清穆却是超乎萬感之外而主乎感者也感特
寂之應迹耳中庸言無所倚蓋言至誠功業渾是一
個天德流行其淵其天肫肫其仁一毫人力不與故

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寂者天之德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達天德便是王道謂離感而不能體物無乃寃之過乎

龍溪云精義入神本是致知工夫致用正是格物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只是發明屈信相感自然之機正所謂何思何慮也然謂物字本輕又把高曾祖父家衆取譬却恐未然物與身心意知爲先師嘗有是言恐不可見物是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故曰精氣爲物是從虛無靈覺凝聚出來的豈容輕得大學之要只在誠意良知是誠意訣竅格物正是致知實下手處自始學

於聖人只有此一件事吾儒所以異於佛學正在於此
前已論之詳矣此先師苦心也

物是物有本末之物是也然物字本輕重在本末字若曰物是從虛明靈覺凝聚出來的又是未經前人道語既是虛明靈覺凝聚出來便是天精天粹流行之用豈而爲中節之和緣何又有不正而格之又謂是先師苦心處恐不可以曾子反求爲悖也師不云乎至善是心之本體未嘗離却事物若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不知物上求正與事物上求至善又何所問先師又曰致知焉盡之矣乃若致知則

存乎心。悟謂非苦心苦口不可也。來云精義本是致知工夫。致用正是格物。則功在致知又明矣。身心意物混而一。若不善悟。七聖皆迷。高曾祖考取譬特明爲一。氣相傳而亦自有差等也。鄙以致虛守寂。充滿乎虛。靈之體爲致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爲格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與明明德於天下相照應。煩以大學通篇參玩。亦自可見附去臆說一冊以資覆瓿。

答董明建

接教翰具。悉近學真切良用。歎服切問近思仁在其

心者皆如此尋究。則心自不放也。鄙以鄙荒落本不足以待問。而枉致勤懇。義有不容以虛辱者。勉強附答。愧無以發微義。幸與同志諸君子共商之。無靳往復。俾得因之以聞所未聞。不亦幸哉。

民者通天下之稱。合親疎貴賤遠近而一之者也。人則對已而言耳。稽諸古訓。乃曰上帝降衷于下民。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曰民之秉彝。曰天之生斯民也。曰天民曰先民。曰逸民。至西銘則曰民吾同胞。而其下即云大君大臣高年孤弱賢聖疲殘均之爲民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擴吾一體之仁。合親疎貴賤遠近而無弗

親之是謂明明德是之謂親民明德親民輕重厚薄先後緩急又莫不有天然之中不容以纖毫智力增損安排於其間是之謂至善明德親民者一本乎天然之中而不以纖毫智力增損之是之謂止至善知止至善則明之親之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得得者得乎大學之道也至善即良知也良知者輕重長短之權度也當長而長當短而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物各付物而智力纖毫不與焉是之謂格物也先師云格物者止至善之功也至也格物之功須與定靜安慮四字上識取方下手處外此則襲取也足下謂民者以上臨下之義恐該

不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只爲舊說纏繞耳熟玩西銘思過半矣昔游定夫得西銘讀之乃曰此中庸理也中庸之理即大學也九經言脩身明明德也尊賢以下親民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皆天理也止至善之謂也

知行合一自是本體猶云知即行也行即知也不知不得謂之行猶不行不得謂之知也故錄云知之真切篤實處是行也則凡知之不真切而篤實者可謂之知乎知必真切篤實而後謂之知則凡做知的工夫必須真切而篤實也做知的工夫果能真切而篤實便是做行

的工夫也行之明覺精察處是知也則凡行之不明覺而精察者可謂之行乎行必明覺精察而後謂之行則凡做行的工夫必須明覺而精察也做行的工夫果能明覺而精察便是做知的工夫也是本體也即工夫也外却明覺篤實則求一個知行的工夫不可得也堯舜性之自然明覺篤實也湯武反之復其明覺篤實也五伯假之襲其明覺篤實以施之於外也以其離本體做工夫也故謂之假來論心之靈覺者知也靈覺之流行不息者也是也須要知得常常如此靈覺處便是流行不息也非靈覺之外又有所謂不息也目視足行又

一說姑置之

冲莫無朕者理之一萬象森然者分之殊渾淪惟一萬象之所由生散殊惟精冲漠之所由形致廣大極高明一之義也盡精微道中庸精之義也父母者陰陽之謂也致一以成變化者也二氏只做得個無朕的工夫獨陽不生也五伯只做得森然的工夫獨陰不成也惟精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議度如此未諱質言幸再思之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後有不善而凶悔吝生焉動而無不善者吉也夫善與不善皆由於動而後有則

知未動之前即來論渾渾噩噩之體也尚何善惡之可言哉故心也意也知也物也自其本體而言之皆無善無惡也感於物而動也而後善惡形焉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生之謂性之說已見本體一斑無分於上下無分於犬牛斯失之遠矣誠能戒惧以致中當其中時默而識之義自見也孟子性善之論已是指性之欲而言也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王湛二家之學各自爲宗旨果能實用其力各自有得力處今日天理即良知也隨處體認即致也顧亦未爲甚非但其實有不同處亦不可誣也茲欲比而同之

若爲二家折中講和之意似亦不消如此也先師

重在必有事焉未嘗少得勿忘勿助甘泉先生教人重在勿忘勿助未嘗少得必有事焉顧其立言俱爲救偏補弊而發終不若孟子本然之渾全密微不費分說也但今之論助者殊未盡助字其症其謂矜持欲速者已落在第二義矣要知助字病痛的確須謂集義所生的生字上義襲而取的取字上照驗體究然後之矜持欲速不足以盡助字本症也知矜持欲速不足以盡助字本症然後之吾輩今日之學皆助也其亦有時自謂湊泊灑落者或恐又是忘也皆非集義所生者也生則惡

可已矣哉學至惡可已而後本體之知始見而凡即其事而格之者皆惡可已矣之功時習之說反身之樂湏從生字說體貼出來故無物不長謬見槩見于嘉會卷端來論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日用工夫體驗先師之說撫撲不破云云已是工夫中正處也又曰不知孰爲中正不幾於騎驢覓馱耶近時有立說陰排良知之學者謂其脫却學問思辨之功又謂良知不合天理其與佛氏以知覺爲性何異噫寃矣致良知三字乃是先師於大學中心取一個止至善的機括括出以教人其初或一以知

字之疑於覺也故於知字上加良字致之時義大矣哉學之不博問之不審思之不慎辯之不明行之不篤可謂致乎故中庸兩言致字大易則曰致命語曰致身曰人未有自致者也曰喪致乎哀而止是何等喫緊字眼聞見之知其有合天理處或然也知而曰良乃是天理靈覺發動處是非之本心也今觀孩提之愛乍見孺子之入井怵惕惻隱嘖爾蹴爾之不受不屑墟墓之哀宗廟之欽是良知也何謂之天理乎致知二字孟子發之爲盡忌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學至於知天知止於至善也而猶謂之不合天理脫却學

問思辯之功豈非古今一大寃事耶本不欲辯特以來
論有異同之問設復云云體認天理亦是延平訣竅文
公晚年孤負蹉跎之悔正以此也甘泉先生第加隨處
字耳鄙人嘗刻二業合一論小序云隨處體認云者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也今之議
者則曰天理是一物而以我體認之猶有三也又曰隨
處體認天理是以天理在隨處也義外也是皆以己意
文致立言者之意而遂其攻排之私其與前所排良知
之學者症候正相似方欲講學以風動多士克伐怨欲
不行且不能焉况望其拔去病根乎議道學者之

也

實信本體不雜外見萬變交錯迎刃而解是則是有此
理也中山高虛之疑無亦憂其誤得太早耳若曰脫却
學問思辯之功則疑之過矣篤信已是一的意思不雜
已是精的意思但不知足下實曾如此受用否也近接
中山數日即其議論蓋恐君輩落在擬議想像一邊而
無實落工夫渠之用工特煞辛苦而亦未嘗受用者亦
於助字上受病也此老晚年懇惻百倍於後生豈吾輩
所可及哉足下憂其半路起腳亦可謂効忠於中山者
也連山委曲惟以助字病痛反覆辯論渠亦若有覺焉

耳依良知之依字已嘗有安利勉強之譬然云致字穩
帖者有難以口舌陳也依於仁功在志據之後依乎中
庸惟聖者能之其與君子遵道而行同乎異乎是在明
建深思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咲也啼也乳其食也哇哇响响
於襁褓也曾有纖毫之人力乎大人參天地贊化育只
是赤子這一點純一之心爲之而纖毫人力不與焉故
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而中庸極功
誰以致誠言之似非以知之遠近大小爲大人赤子之
別也若論其知有遠近大小是特隨氣質之堅脆充斂

之時不同耳耳之知本體豈有增減去來之可言哉譬
炬光然置諸龕光之所及才咫尺耳置諸房光漸遠也
置諸堂則又遠也置諸堂之外則遠而又遠也夫炬之
光豈有加哉氣質之堅脆充斂自有其時猶置炬于龕
于房于堂于堂之外不同也其謂赤子知之宜通而反
蔽既壯宜蔽而反通亦於此乎觀之可見矣但所貴乎
良知者誠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
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堂外之炬
光之所及果遠也然光影之閃爍模糊比之龕中之炬
目則瑩明徹光影自如者孰爲良哉人之既銀質既充聞

見目開比之赤子之咲啼乳食不知孰爲至誠惻怛也
其謂孩提之童親兄或拂其意則怒而擊之而遂疑赤
子之心不得爲至善此特習之使然也嘗見夫父母之
於赤子也知咲也則誘之而使咲測其怒也則誘之怒
怒而能言也則誘之罵怒而能舉手也則誘之擊其與
愛親敬長不待學習而自無不能者孰爲本體哉氣質
百充則聞見日加聞見日加則良知日以消蝕大人者
此其氣質湔除其聞見以養吾良知之至誠惻怛此
然則吾輩今日之學將日廣
不知此理者其所以不知也

測但而姑置其所不知也爲炬計者將置諸密室以
保其晶瑩明徹之自如乎抑將圖其光之遠及且置諸
堂之外任其搖蕩閃爍以速其燼滅也吾第英特當自
有得於臆說之所不及者若遂據此爲定論則誤已誤
人矣

入秋來經理先丘父稽訊問爲歉承書教自反真切足
見不自欺也悟而不改猶自欺也自欺者自斃他人更
與不得今人以知覺爲良知者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
世此處不省莫若別尋門路不必再講良知也良知是
未發之中知覺乃其發用猶云性具天下之有傳習錄

中若無此一線命脉僕當爲操戈之首往往告諸同志
未有以爲然者豈予一人獨病狂乎若以爲衆論果是
僕亦嘗是之而今始知其非也中庸曰不睹不聞者天
下真睹真聞之所聚此是千聖真法眼藏願諸君細體
究之無謂老諄自迷迷人所需藥物須自來領始可授
一咲

昨匆匆過去未及容與爲歎即承書教知愛知謝不知
是良知的妙用致得良知完具便有不知的饗用譬之
樹木壠培灌溉只在本根上着得的枝葉花實聽其生

取也只是一貫原非兩截願乎

亦未敢以謬見爲是也外承所委適得便以奉尊命
矣餘不備

文集卷之十二

禮部儀制司郎中從子靜編

未詳本後以蕪春吳鳳瑞校刻



賦

黃鳥賦

翳嘉木之葱蔚兮鳴黃鳥之嚶嚶坐綠陰之金羽兮協
笙簧於椒英余聽之而愜吾之心兮忘憂患之怔怔蓋
嘗和爾求友之聲兮杳魚鴈之沉寘慨管鮑之不可作
兮痛趙孤之曰嬰彼丘隅之可棲以止兮晚羅罽之無
因可以人而不如鳥兮行將尋霞止之鹿伴復雲渚之

鷗盟也

操

幽拘操

蹇余衰之被逮兮忽春與秋之相仍
淹幽沉於八月兮黯日星之晦明
紛校卒之凌咄兮抱在楛以爲親
胡益我於叢棘兮顧形影之伶仃
嗟時命所遭之弗祥兮慨無妄之有因
彼戈者何暮於雲漢兮邈鴻飛之冥冥
幸湯祝於三驅兮泣下車之罪人
雷雨作解兮入王聖仁

四言古詩

先大夫忌辰

諱日之臨我胡在此涕之無從其顙有泚
諱日之臨我胡在獄念之痛心爲父母慘
維茲諱日終身之喪霜露既降履之悵愴豈維悽愴有
淚淋浪墨縷纍纍誰揭我箱誰幕酒漿誰奠我高堂
庶乎洋洋痛心之慟也狂

諱日三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十二句

三五七言古詩

秋夜長二首

秋夜涼秋夜長蟲聲淒短壁月影落空梁
心逐滄州長

是夢愁隨短髮盡成霜

秋夜涼秋夜長吟風紛落葉斷鴈杳孤行搗練不禁隣
杵急美人遙在水雲鄉

五言古詩

過玉華洞次邵端峯韻

巡閩作

睠茲玉華洞窅然古道傍我求當玄冬停節探幽藏一
竅自天鑿雙柱懸玉長惟形虎龍躍古色雲霞蒼上有
神仙宅下有蛇龍床峽泉急雷闐嶂壁迴煙光老樹羅
松桂好鳥鳴宮商三十六洞天竒哉無與伉想當混沌
闢好事爲主張斧鑿如有神巧力竟荒唐幽懷未展

郵鈺催行忙欲去不能去獨立歎蒼茫何時遂逸散
此傳丹方

寄十一姪

知晉作

憶別黃門兒疋馬南源路汝歸幾何時我復屢脩阻嗟
哉人生浮斷蓬無定所所願各努力泯泯何足數豈無
千金軀繫關非細故文禽羽毛矜志士名節顧艱貞利
攸行冥豫多凶蠹勗哉宗廟欽哀此先人墓况當苦塊
憂衰憐當如數棟孫美天資靛兒亦敦素作之隨噐成
皆可昌門祚執手語諄諄負之鬼神妬委身事 明王
無復能家慕

玉峽別鄒羅周劉諸君子 已下被逮作

木葉墜寒風滄波渺何許念茲河梁別相看淚如雨漢
庭哭賈生豈爲吾與爾死別一尋常卽死豈無所悠悠
者蒼天落日鳴荒杵

蒞南浦

南浦城頭水終朝送行李行李異情況宦游與商旅亦
有被逮臣一生覲百死豈無安心法安心在知止豈無
桎浩朋楊劉諸君子豈無祝網仁

聖明見萬里

夜見踞畦

登天心可望天對

次九江

平生鹿豕資原不聞羈束胡爲送王章一體聯三木念
茲粟里間肯效窮途哭寄語柴桑翁凍餒亦自足

渡九江

朝議九江滑便是三湘地未暇弔屈原無勞悲賈誼人
生遭際類如此蒼黃翻覆何足計

汶上

昔聞閔子騫汶上辭費宰卓哉孝廉風至今宛如在嗟
余顛蒙資結髮思磬效僅免子弟愆曾無官爵愛豈謂
雲霞盟翻胎羅罽容俛仰三嘆息風沙揭輿蓋

車中見日

晴旭照車中紅光滿人面幸茲戴盆夫亦有窺管見呵
凍將眉鬚欠身解勞倦嚴霜濕融融匹夫何曾怨

次德州

德州出肥皂可以滌面垢脂粉有餘資令色人皎皎豈
無垢衷人禍心藏淵藪山岳義何居骨肉恩逾藐叢棘
止蒼蠅垂楊坐黃鳥安得挽長河一洗衆心曉嗟哉垢

心異壻容坐今嘴舌生長風

風雹志感二首

昨日急風雹雷霆震怒號今朝天宇清萬物咸欣寧於
穆天心未可測雪霜雨露仍霹靂雅願風調雨順霜不
殺處處含舖歌 帝力

昨日淚如雨今胡淚流血不知何所傷拊心痛如割李
陵負漢恩晁錯速邊釁不有徒薪謀生民誰造命

題扇面

江色渺風烟林光雜蘭芷一葉繫松陰客懷淨如洗人
生隨所如要在安汝止誰知習坎心亦有滄洲趣

再答楚望 二首

尼父美栢松騷人誅蓀芷不有穢垢緇局用巢由洗洗
耳千頃陂澹然無流止川上嘆如斯千載遺真趣

二

贈我雲錦章懷袖香生芷一掬塵渴醒願此清冷洗坐
今寵辱忘便是丘隅止念茲蓬垢姿自有天然趣

長至

遊哉天地心七日觀來復後管動寒灰官梅吐幽蘂先
王尚閉關君子慎幽獨念茲一線微寶以終身穀徐看
萬物亨會見群陰伏

接子安書分已三首

臨別余就繕詠爾情悲咽奪代豈無身勢理與生年
年牽夢思千里風塵隔忽聞解擔囊尚阻親顏色片棹
蠅頭書字字魚腹血上戴天日開下銘再造德次言加
餐飯未復致寬臆賣身云不辭况賣田園宅骨肉本情
親患難尤真切形影素相吊感此淚如擲家運值否屯
讒忌叢傾迫公論久自昭寃狀咸蠲雪官爵非所論要
使微衷白

慰子安

損者德之脩而曾知此意高卧清凉山裹足紛華市室

欲禁侈心鎮黜浮氣寶茲金玉軀不負鴻鵠志我家
世業農桑以爾才科第勉爲科第光共播雙溪氏溪水清
泠泠雲壑高仰止酌彼厓下泉澄然誰可擬寄語同心
人鼎顛利出否

家僮餽橙丁

家僮餽橙丁內有一片紙報我得勘移昭雪煩知已知
已昧平生神交邈萬里人言何足卹國是賴有倚鬼車
釋睽孤蜂蠹消毒尾李白歸巫山賈誼還宣室紫巖掛
翠微白門弄深碧化心養精魄鍊氣神軀質損益匪人
知稽首謝桔槔

劬歌苦寒嚴風凜四起木冰書春秋瓶冰感詩語剝
羊皮脫落萬人皆黃金買尺薪白壁換斗米鴻鸞
無高飛狐兔得深處斯脛淚未乾棹雪興過沮湯葵
蕪溫酒客乏新侶衰病愁苦兼期歲淹囹圄除夕可誰
依黃君謬荷許歌此寄同袍灑淚恐成雨

西蜀志遇介東知已

北司送西蜀感此歲云暮寒齒搖欲脫短髮稀可數賴
遇督獄賢表假良緣晤比有戴安道西有黃叔度叔度
契平生安道新如故握手歡且悲且叙交相慕學探秦

絲微詩裁牛腰富極枯資弄吟患難翻裨助素位隨所
如便是菩提悟佛開方便門余得邨鄣步交道久榛蕪
世途多風雨節孝厲金堅徐六一閑車輔歐亦有菜巖
翁傳青眼頻相顧共揭戴日盆載引迷津渡羅漢出旋
渦蹇驢鳴大路傷鳥鳴于飛困鱗迅長遡此別難爲惜
此情安可愬傾景渺燕臺塞雲沒高樹

春雪

春空已彌旬霏霏猶未足斷階掃復滂遙漢紛仍促粉
曙映千堯瓊光眩雙日鶯聲邈難期花信那由覆緬彼
鳴壑仙冰姿清可掬空懷剡溪興未解潯陽獄對此且

長簷展書

五言律詩

江上聞笛

華亭作

何處笛聲起孤舟入夜清秋還江上好月是水邊明才
薄妨王事時平逸宦情不隨琴與鶴天地此身輕

送吳節推考績

已下家居作

吳子今辭滿天風動綠濤法星澄夜靜文隼戾秋高萬
日探平日三年勩教勞白頭搔更短無計舊攀號

野外

野外全無事出樓稱懶人杖雲憐菊瘦依竹聽泉聲珠

粒香宜晚瓊漿老更親交游漸日遠飄泊信吾真

翠微洞贈諸子在顧六首

玉洞雲長寂劉郎今又來仙緣真不偶塵夢定須回
玉樹兼秋色瓊芝當酒杯丹書霞室秘何日共叅裁
久歇知音調攢峯玉洞饒攀龍踰白水騎馬上青霄
珠露清能渴丹霞飽易消愛君留莫得明日異今朝

何事從劉阮來尋玉洞遙塵心多幻妄仙跡只漁樵
我舞蒼龍劍君吹紫鳳簫不妨傳妙道飽飯睡兼饒

北上逢黃石江東味紫尊卿家原有種吾道亦能尊
入

境丹旛披雲雨酒樽遠心如吾座市郎龍門

憶澄江句兼懷詠才桃源曾惜別苑月此重來
海誰憐游清尊向汝開不忘今日意歸築望仙臺
汝是吾宗彥超然類碧峰不辭風雨路遠訪翠微中
洞古雲泉寂山深松桂濃不須塵外慕虛靜是仙風

九日登凌空閣限杜詠三首

久貯登高興今朝始盡驩崖懸天畔閣人坐斗中寒
未可辭沉醉焉能免脫冠黃花期不負百歲幾同看

自有登臨勝何勞更築臺此山當邑望茲閣傍雲開
肯負尋幽興還期載酒來浮生惟有醉草待菊花催

高會人能幾浮生太劇微合歡原不偶得醉可忘歸
細

菊飡朝露酖顏映夕暉側身臨北極雲卧媿朝衣

凌空閣三首

縹緲懸厓閣秋風勢欲危雲霞侵座冷星漢近床移只
有神仙侶還同猿鶴嬉未須論辟穀芝菊自充糜
予有山水癖探幽愜所期九天澄爽氣百里著遊絲石
裂雷長奮山陰霧作帷老來貪便逸敢謂世相違
勝境千年秘幽樓豈偶逢攢厓蹲虎豹懸瀑舞蛟龍語
接神霄近群超人世中涼風衣袂薄六月灑秋風

邵武行臺舊有澄心亭尋燬于火而亭之詩刻

猶存因次其韻

已下巡閣作

春霖臺坐寂人已到無極日出浮雲散天空落彩地風
光悅花鳥春意足根荄無那干戈慮躊躇立斷階

清明

寒食春當暮風暄花鳥天齋居慚不與臺坐思茫然楓
柳藏新火溪山戀舊緣共饜墦郭祭獨羨子推賢

出郭訪陳惟濬西禪寺

出郭探禪寺風花豈浪遊餘輝爭覽鳳無妄嘆牽牛竹
木春深暗禽魚地僻幽一杯銜落日惜別未能留

贈書吏汪廷卿告病歸省

老母關心切微名到手遲經春常卧病拋案竟辭歸難

石舟航險煙花衾枕移相臨旬月義不盡一杯持

峽江公館次韻

傳舍風當午時同僕馬休陰連千樹碧雲濕萬山頭世
道嗟淪墜塵途益阻修駑駘須力盡當爲主恩酬

夜宿深青偶題

歷遍漳南路民風日見蠻瘴深叢竹木法斲訟刁頑過
雨全無暑開雲便有山驛亭今夜燭千里憶斑斕

邀陳惟濬

仙客之何處冥冥蜃氣樓誰知浮海嘆不爲辟人謀病
怯炎蒸毒居宜寺觀幽蕭蕭鳴馬去千里致相求

亭坐有懷曾豐子溪學士

莫倚孤亭坐叢驅鳥雀直乘幽頻灑墨聽雨自移尊當
道豺狼泣清秋鷹隼騫碧山懷學士逸興欲誰言

臺夜懷南野

獨夜行臺靜秋風細葛涼迂才徒感世多病只懷鄉梧
影疎庭露蟲聲近客床南來鴻鴈少何處望周行

夜坐懷明水

別後亦多病南來書札疎渴懷依玉樹苦熱嘆秋菰何
以超凡俗相期事故吾况茲風月夜浮海共乘桴

校文

桂子香風合文章事品評開科承景運入教奮秋英咫尺昭天監虛明湛水平未應迷五色何處更持衡

賦得

秋風橫獨鶚何處羨全牛秦漢文章復歐蘇品第優志公天日照緘秘鬼神幽桃李私恩植誰當爲國謀

秋懷二首

暮雨祛殘暑涼風薦早秋渴蘇司馬病賦倚中宣樓山谷芝蘭秀鄉園芋栗收陳情今有疏役役用何求短髮西風裡羈懷落葉前未堪驅病骨况已近衰年遠到知駑力歸耕可薄田溪山讀書處芝菊正秋妍

除前二日次黃岡鎮

潮聲急依山暫息行久餘觀海興况切濟川情帶倉雲巖搖天白浪明晨光子利涉渺渺去舟輕

連江道中口占

連江道中口占
連江道江連山亦連我來當落日人尚醉新年湖曠鳧鷖逸風暄花鳥便此行何所作處處采詩篇

送方大行還京

離合嗟萍水攀留興未闌母儀天下定使節日邊還高義驅今古清風動海山况經桑梓地花鳥慶斑斕

宿東峰驛時得寧波之報

持斧經年舊腰金拜命新參苓扶久病湖海渺孤臣塞
馬空悲笑遠鴻漸隱淪驛當風雨過涼意正相仍

宿高良寺次見素翁韻

已下知晉作

匹馬霜風暮高良亦勝遊諸天先得月殘夜此憑樓路
轉藤蘿合雲深竹木秋我來貪便息無用老僧留

除夕用別駕許玉林韻

堯封同守歲而我倍傷神白髮人多病黃堂家故貧松
楸荒隴恨童僕異鄉親處處風波急無因得問津

元旦謁三聖廟用韻復玉林

三聖垂衣地烝嘗屬舊章春元瞻廟貌學術憶羨牆干

羽聲威遠風沙歲月長執中仍傑閣萬古有迴光

送王稽勳赴部三首

傾蓋未知已蘓僚三月恭幾人敦道義一別歎萍蓬省
曠緣何事音書竟不通儘教神意合環繫往來懂

念爾三槐俊離違已十年蹇騰爭鳳覽老病只霞咽此
會真如夢無何又別筵相看情不盡日有念歸田

予有茂林卧君選吏部郎不因官况薄敢謂故人忘鴈
斷沙飛暮鶯求柳欲黃莫須嗟遠別努力事 君王

洪洞道中

水溢傷中夏新秋報旱多穰年長不遂歎世竟如何可

但疲徵後仍兼苦戰戈無勞問津者吾意久逾河

聖節有述

白簡迴丹殿廿年違寸心拜瞻同譟舞廢病幸招尋仙
聖寧居寂高玄敬禮深龍飛堯舜業敬一有遺箴

論詩

大雅今何在微風里卷中一言存魯頌三歎憶虞桐關
世羅三極超神合太空虛亭家學舊况近杜陵翁

九日登中樓用杜韻時王孫各以茶酒相遺

百年看菊會此地共登臺樓閣因人勝風烟傍日開乳
曾翻雪獻春向綺金來暫拭干戈淚清樽妙舞催

壬寅臘月

去歲今朝到今年歲又窮丹心曾自誓白髮竟何從保
障河東日飄蓬冀北風誰憐康鹿性豐草只思東

除夕僚友集衙解因登往韻

歲盡燈前夜春回帖上神鶯花趨爛熳魍魎笑清貧萍
水逢非偶蘭心氣自親椒盤且爲樂何必羨通津

舟中望巖山

下被逮作

卜築渾因爾依棲舊結楹豈知商隱地翻速楚囚行亭
閣巖烟暝琴書洞月晴山靈須此護莫負歲寒盟

次廬州

昔年持玉節今日卧囚車同此經過地相逢一太不如是
非惟我在功罪竟何居賴有重瞳主鄒陽欲上書

次定遠

荒落人家少風沙去路遙奔馳定遠縣仰召以聖明朝
保障功何在萋菲謗未消行吟霜月夜白髮短蕭蕭

早行有感

餓莩生誰造腥膻氣自消當年出死力此口累清朝
霜印板橋迹鷄鳴荒杵遙旅行無夙夜况是逮臣軺

聞鵲

隣鷄分曙色喜鵲噪簷前望赦囚人願知絲綉禽鳥先

病骨歲月近除年相對劉郎語傷心一涉

驛夜同劉文中姪乾對酒

被逮寧非罪威刑亦至仁困窮知學力患難見交情食
少那能酒天寒只望春三人同卧起談笑兩經旬

登車二首

車陸南人怯况兼衰病摧自慚功本冒應是罪之魁騎
逸塵飛電輪翻地轉雷無嗟心力戰春意近江梅
陸行茲羨輶感嘆楚狂歌卧轍勲何濟懸車禍更多仰
天嗟播蕩平地亦風波惟有逃名者冥飛柰爾何

河間聞高玄火災

九廟方新建高玄又火災堯湯魯水旱造物只嬰孩土
木何時已瘡痍祇自哀終朝勞 聖禱一念望天回

官橋早族

客枕何曾着逡巡又五更紛紛戒行李歷歷聽鷄鳴枯
孿添客絆星月助霜清試問官橋柳何時復轉青

鄒縣

運啓真元會網緝育太和禱尼先降孔從舍爲生軻罔
極恩常在配天功不磨永蘋徒有願械繫此經過

東河雩山居

曠野人家少單車獨夜行火明疑有店犬吠忽聞

近窮途主楚然逆旅情無嗟勞與辱此境是良朋

宿瀛海驛

去鄉五千里一月逮程賒霜落鳥啼月風回鴈起沙此
身寧有著到處即爲家瀛海歆孤枕燈寒月影斜

次阜城用韻

得止還須止欲眠竟不眠浮雲去渺渺寒月落娟娟逆
旅身如寄滄葉迹屢遷百年那可計多難聽皇天

聞楊斛山柱史劉晴川正郎周訥溪諫議釋詔

獄

三人聞復釋喜極淚沾袍刺舌思今默全身念爾勞艱

貞存虎尾勳譽等鴻毛歸混漁樵日風情莫甚高

聞黃洛村轉刑部

昨日傳除目聞君轉法曹班聯華省貴星應貫城高冰
蘖秋臺肅官書夜燭勞何如邁種德千載仰夔臯

蟬

念爾何孤潔栖雲抱露莖輕盈晴苑翼清切夕陽聲風
月眇軀殼炎涼適死生向來幽澹意攘臂爲誰驚

鳩

呼急何爲者貪天姬雨晴點頭如有會此翼護相征計
問巢告鳩遷喬友愧鶯西生雲樹密何處不宜生

鵲

初來何事喜啣啣向簷端毛羽霜烟潤飛鳴天地寬星
猶成雅會風牖計偏安愧爾先幾哲空增仰屋嘆

歸燕

舊壘從蛛網翩翩別主歸知時曾失序哺子竟無依對
語聲逾遠群飛影故稀明年春色早莫忘故人扉

荅戴子問學次韻

虛明澄夜氣萬籟寂銷沉不犯纖毫力潛窺天地心動
中有不動外物何能侵寄語了心人平旦本無箴

秋意二首

秋意何所見井梧一葉沉風凋逮臣髮砧動故園心遐
矣乘槎興悵然抱膝吟誰嗟吾道厄天地一沾襟
青陽方稅駕大火又西征鴈度霜前影蛩吟月下聲虞
羅何日解客憂幾迴驚白壁終然在黃金價亦輕

聞促織有感

促織爾何訴淒淒日近床月明添夜寂風味助更長客
憂何曾穩秋懷益可傷天機神股翼喧寂異炎涼

別戴子

此地具隻眼平居抵萬金汝能敦古義情亦羨衷心坐
究危微藹交酬長短吟明朝把君袂何以報知音

生日

念此劬勞日斯文困辱年鶯花遲淑景風雪滿前川短
鬢浮名累長江春夢牽明晨理歸棹深卧薜蘿期

錫山舟中簡萬鹿園總兵

文武推全德當今萬總師石蓮嘗問道荆水每傳詩寡
欲求仙侶輕財學佛施西湖烟景好逋隱久相期

西湖贈吳方士

已下樞府作

卜築西湖上仙遊近若何江涵秋意早波隱夕陽多刻
棹迴瑤雪騫槎泛玉河投竿終有日共聽濯纓歌

接臨汾王湛泉書適聞早鶯賦以代簡

鶯聲何處起綠暗上林春幽谷經年秘黃金百鍊身遷
喬那有意求友總傷神誰饋河汾鯉長懷代木人

部鶴有折翼者長鳴省署哀而賦之三首

折翼胡爲爾長鳴一憮然自憐非故我空有羨長年雲
漢無歸路風塵落俗緣羽毛何足惜最愛頂丹鮮
憶昨雲飛日天空適自然乘軒豈予分垂翼已經年靈
囿思咸若瑤池夢舊綠平生修潔意空羨玉爲鮮

誇霜翮健萬里幾超然誤落虞羅手淹留省署年乘
徒有意度海更無綠問訊良醫折能回枯木鮮

予多病形容口枯稿知己相對每用惻然用

簡謝

誰復憐予瘦而君獨惻然痾瘵如在已道義亦多年竊
祿爲身累虛名豈福緣不堪秦越視袍拭淚痕鮮

贈蕭醫官民壽歸求豐

念爾來何事憂予老病狂愛山情暫輟采藥意偏長人
傍雲霄去身霑雨露香柴桑如問訊短髮盡成霜

石川醉叟爲泰和尹翁題

已下致仕作

雅有柴桑嗜猶然得老閒卧雲便酪酊洗耳聽潺湲風
月從拈弄鷺鳧自往還坐看潭裡影白髮映酡顏

懷萱爲謝維世題

乾坤固罔極慈母思何任百歲光陰盡餘生夢寐深花
開猶愛日葉落更傷心念爾憐親意終天恨不禁

菊丘爲西賓王汝執題

天地如許寬一丘聊自藏幽閨遠人俗雲影淡秋芳久
飡樂我飢獨嗅飫天香人苟知自適處處皆柴桑

五言排律

送王節推考績

王子金閨彥經傳玉署英才名魁藝苑士行重鄉評剖
竹司民命分荆弼教程電雷新執法冰蘖舊家聲道息
豺狼橫囹空鼠雀爭下車長泣罪更獨夜求生寧忍及

仙美爾行鳥見雲外逸鸞鶴月中明畫舫魚龍避文
相隼鷲驚秋風江漢淨朝雨酒盃傾吳楚東南別乾坤
道義并彙征塵遠邁蘭臭憶同盟枉道曾加壁空山乏
報瓊足徵光照乘須重價連城街鬻徒遠已行藏利未
貞直躬多見忌古道未宜名不負相期久他年同耦耕
被逮羨恩江鄒東廡羅念菴諸公追送玉峽賦

別

禍患勞知己怔怔痛在躬驚聞竟欲斷追送意無窮匹

馬深山月遍舟送浪風死生付流水身世等飛蓬劍解
延陵佩囊傾陸賈空茲行余自勉不負此心同

東謝少湖學士南野宗伯石淵司寇洛村主政

某不穀行寡諧世學未立人謬以虛名憎茲
多口以故變出匪夷災生無妄勿論喪家幾
不免於身也誤蒙三數君子過信平生若侗
在躬褻裳濡足不憚嫌勞傍徨昔歲始有今
日昔人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鄙人不幸而
幸有此亦足多矣情結寸草力戴萬鈞鄙詞
志感非以言謝也

丁年十月望家廟展庸欽 天闕來星使巖扉訝陸沉

股夷悲獻璞囊括橫筆金搖筆喚何甚貪天禍更深窮
逢老嫗楚客對愁吟出井誰捐力令余日抱琴死生

道義百年心
哀契空負伯牙音燒燭期看劍嚼盃慶盞祇應衰
甚愁爾爲沾襟

上內閣嚴相公

聖主咨元輔昌期翼太師客星揮 黼展台斗燭影輝

煉石維鰲極驚天起鳳椅禮恭勤吐握貌瘦益委蛇退
食花輒暮函封柳院糜杞憂雙鬢短 帝載萬年熙獨
引調羹手牢懸繫鼎絲東班出頭地西苑託心期半夜
留魚鑰中官索藻詞摛文朝禿穎倒膽日傾葵 恩洽
上方賜懷虛前席咨 龍笈克燕寢鱗閣佇鴻儀千載

一時遇風高後代垂松遊渺難遂桐釣固應遲廣厦咸
需鹿門墻敢翼私虛名慚薦剡下體采葑詩保障余何
有迂踈世所嗤蠅聲殊罔極虎履輒孤危再造春回筆
三驅網解維兼金符麥惠一語重著龜頓拭楚囚淚長
吟梁父辭 清朝多雨露唾核亦根蕤落日飛垂翼新
春釋凍澌鵲啣惟寸草百壽與螽斯迴首九天上長風
萬里吹

五言絕句

觀魚次韻二首 已下巡閣作

生育資元化魚虫自妙機穿蘋如有適躍錦故相依

昔會濠梁意今忘爾我知小亭風日好潛躍得新詩

午息江東驛次一溪韻

曉蒺深青程午餉江東驛自笑人生浮渺渺飛蓬跡

七言古詩

度山行 巡閣作

寒雲凍霧山蹊暗獨蕭旌旄勤遠道濛茫咫尺不見人
前驅隔嶂雄呼噪于時奔遁泣豺狼長林安得狐狸號
江梅忽忽暗香浮石竇泉花灑衣帽荷轡翁嫗雙跪言
爲謝相公節重到廿年荼毒無所告幸離虎口茲再造
鄭新老賊犁窟巢府縣食人祛貪暴早冬大熟前此無

白飯黃鷄安老耄叶願言鄭新不生貪暴絕免得玉斧
馳風雪

風沙已下被逮作

烈風揚沙蔽空起白晝荒原迷尺咫手麻足凍酸欲僵
雙眸昏澁開難視身聯三木厲薰心行止由人不由已
嗟哉此禍何由始竟以虛名承詔旨東山之出胡爲
乎功烈晉陽早如彼賑荒小惠病堯仁禦虜倖功何足
齒誤厯薦剡動今皇福淺分盈禍所倚人生禍
定期獨對寒流立荒渚

聖嶽

宗嶽峨鍾靈米大聖大賢在通天地教無
戰國春秋俱塞否陳蔡絕厄於匡魯侯已駕臧倉沮
龍翔夔屈隨所知道有廢興關行止至今遺化少尼僧
百世絃歌有孫子眇予小子無所知曾抱遺經究終始
早年業舉竊糠粃終歲旁求落模擬詎知未義是真詮
堯舜相傳惟此爾不聞不睹無聲臭真寂原基萬化理
夏首連山商首藏姬周特首潛龍筮平旦之氣幾者希
如愚獨得惟顏子周程靜定本先天諸說紛騰混同異
鈍根磨礪二十年一竅靈虛如有格良朋獨賴同心多
佛詆禪訶無所避平生塵鞅隔孔林今日檻車經闕里

釋囚倘荷皇天仁一辨遙將當有地

釋三人

三人五載同幽拘講易談詩更受書青災肆赦自天
下愚想狂直皆蠲除鴻真鳳覽杳然去我來聲影不知
處關西夫子冰玉姿風月襟懷返星渚耕雲釣月有餘
閑醉後元城宜鼾睡嗟哉主聖未可忘酒醒鼓腹歌
虞唐

大安人忌辰

痛惟茲辰天降酷南冠獨抱向隅哭壽域新開菽水歡
八十慈顏奄棄祿斷機已負三遷心投杼翻貽屢至辱

昔因意以變明珠猶恨毀傷臨深谷聖門縲紲罪可
河東保障勞爲僂火雲毒日邈松楸黃塵撲撲迷雙目
他時肆赦沐皇仁短髮歸來守丘木

紀異

夜聞有聲自西來奔騰震撼顛欲摧拘人駭寤紛喧
余亦攬衣驚且頽聖皇精禋奠九垓祈天西苑久未
回坤道弗寧何所芟無乃造物真嬰孩東南獻瑞西報
災吁嗟叵測兮香手遐哉

子月廿一日志感

去年今日抵金城黃雲萬里雪滂身手僵脚凍行不得

况復桎梏繫鐵繩道路以目相訾評謂是當年禦虜稱
虎臣 天子降札咨姓名吁胡械擊爲罪人余聞此語
添悲辛今年此日復大雩念之痛心心如割銅垣鐵壁
冰崢嶸髮凋髭斷指幾脫早遺朱紱衣短褐晉陽之患
憑誰撥四郊多壘宵旰憂老農亦抱鬢眉羞倉皇奉檄
出西郊焦勞七月紆謀敵崇墉深塹義聲振十萬騎胡
無所逞卷甲霄遁仍戒警五七提封胥康慶保障名揚
霜日並推章薦剡承 休命函關通吏歸伏枕蒼蠅白
壁成貝錦久看公論囑然申平生傲岸丞相嗔白日轟
雷巖壑驚風流烟散靈曦昇金鷄飛出紫雲宸 天子

七
稱聖明

東湖行寄謝陸都督

東湖水與銀漢通扶桑倒影馮夷宮朝看浴日天門上
暮取明珠月窟中主人住此抱奇氣胸藏雲夢兼涇渭
一自龍飛入紫微客星遂極人間貴釣竿擲去倚蓬壺
水檻日日空飛鳧 天子呼來侍玉輦行人遙指避金
吾九關虎豹嚴呵衛半夜貂裘不皇寐誤臨太液夢滄
浪鬢髯漁歌聞鼓柁寄語草堂湖上山許身此日未應
閑持盈早畢澄清志不羨當年衣錦還

七言律詩

寄徐少湖大史 華亭作

空冀已誇千里捷
咻齊須諒數年迂
文宗左傳今成癖
德蓄前言始稱儒
少壯莫教嗟老大
格天勲業及時圖

九日登凌空閣限杜韻三首 已下家居作

幽懷如織撲難寬
偶共高登一縱驩
自信林丘便老圃
敢辭塗炭坐朝冠
風高絕頂衣堪振
露吸天香夢亦寒
白髮衰殘惟我在
幾人青眼久相看

天高露下清如許
飛閣高懸最上臺
萬木盡隨楓葉下
一樽聊爲菊花開
山左寺爲湮著風月無端任往來

我于茲真得所
從教白髮日相催

興繞高臺欲奮飛
光聯車馬羨熹微
岫雲偏爲幽人出
烟樹猶宜倦鳥歸
五獻岑蟠澄爽氣
萬峯羅列效靈暉
清秋良會辟金玉
杯盡何妨再典衣

和羅達夫洞中見寄二首

野堂無事晝常眠
塵事何曾到眼前
三徑草深春欲盡
一庭花落室如懸
謀生寡術貧禁得
希世無能老亦然
安得可人羅太史
及時相對聽鳴泉

玉洞花明柳欲眠
群峯夾洞水流前
烟霞得主人群遠
雲樹關情落日懸
世上虛名曾幾許
鏡中華髮任皤然

鶯聲莫入羲皇夢一枕宮商奏檻泉

灑泉吟二首

巖谷相依不記年肯將冷暖乞人憐題紅久謝人間寄
沉碧虛涵洞裡天獨隱莫嫌隨屈杖清音那得秘虞絃
雙魚欲訊匡山洞須記迴旋五老泉

赴壑奔崖年復年甘寒不食更誰憐朝宗有念終歸海
行險無常只聽天盡謂旣無汲綆敢因風激作哀絃
何時重理西湖棹自信清冷不媿前

同中山赴會青原途中和韻一首

春風花柳快宜行衣帽隨風入眼何妨惟我

只共心明水泐不令無意處鏡非空豈有非

向就中重體會莫將泐浴混閑情

水隈山曲共行行川冰雲飛近不驚但識乾坤同父母
設將斯夕看昏明道傳萬古無多術月印千江只此形
便是聖門真秘訣良知榛塞爲留情

入山二首

結廬因恨入山遲臣子初心兩負之涼氣夜驚風雨過
病懷今屬鳥魚知時催釀黍需黃菊誰共穿雲覓紫芝
老我根塵未能斷桃源猶有故人思

四十餘年學出家朱衣脫下換袈裟不妨帶髮除煩惱

誰謂明心反謬差月映山溪圓個個春游林木自花花
要知惡外皆非往上乘叅同始見嘉

送呂惟敬歸南康

週廻江浙兩經年香幣翩翩遠賁然風木豈勝悲歲晚
草暉何自報春妍此行真感師生愛臨別能爲兒女憐
洞學傳心須有秘相承無負我齋賢

小閣

世味年來重飽厭老懷疎散合投簪涼雲小閣池光淨
暖日廻牆竹影恬地僻何妨兼吏隱家貧原不爲官廉
吾伊滿院塵喧隔况有餘杯

曝背

未有涓埃報主知愧心真是負明時疎狂豈敢輕官爵
懶病惟甘逐鹿麋曝背有時間讀易酒酣對客一呼棊
年來踪跡渾無賴雙水東頭五獻西

草堂

凍雨寒雲弄晚岑草堂風景自相恬鉄枝迴錯盆松勁
玉朶叅差石笋邊養靜自能澄外慕希名安得謂真廉
邇來領取羲文意飛躍何如一畫潛

次中山韻

神仙端合洞中居笑殺相如賦子虛靜後有言俱是妄

老來無用只如愚，短裘疎散宜樵牧。飽飯輕便狎鳥魚，
風月山中長好在。英雄反覆看呼盧。

邵武行臺次韻

已下巡閱作

何不此處更一亭，時一登之助興清。春來枯木萬花發，
雷動荒山群蟄驚。獨坐莞然成一笑，幽禽故欲向人鳴。
樵川風景今非昨，風教煩君自品評。

仲春朔按拿口驛次韻

攬轡拿溪春入初，萬家雜犬雜山居。世情莽莽呼牛馬，
岐路紛紛聽鷓鴣。多病移衾慚素食，澄清何日見平湖。
頂教盡瘁方敢使，宵衣重託虛。

福州行臺次韻

誰識源頭自有泉，世儒虛枉十年羶。紅塵走馬迂南北，
白晝埋輪愧後先。入座苔痕綠雨長，掃庭竹影向風旋。
新亭憇午長吟罷，側想沂川春暮天。

閩城登第一樓是日鎮守邀飲于樓

兀立層樓抗八閩，偶然登眺會纓綰。萬山綠合孤城壯，
獨樹花明四野晴。腥屨烟消澄海氣，老龍風吼散松聲。
主人好事移尊俎，也當拚閑半日生。

寄歐陽崇一

紅紫飄零散綠陰，孤吟殘照思沉沉。一春多病文書廢，